

插图典藏



斯文·赫定〔著〕

亚洲腹地旅行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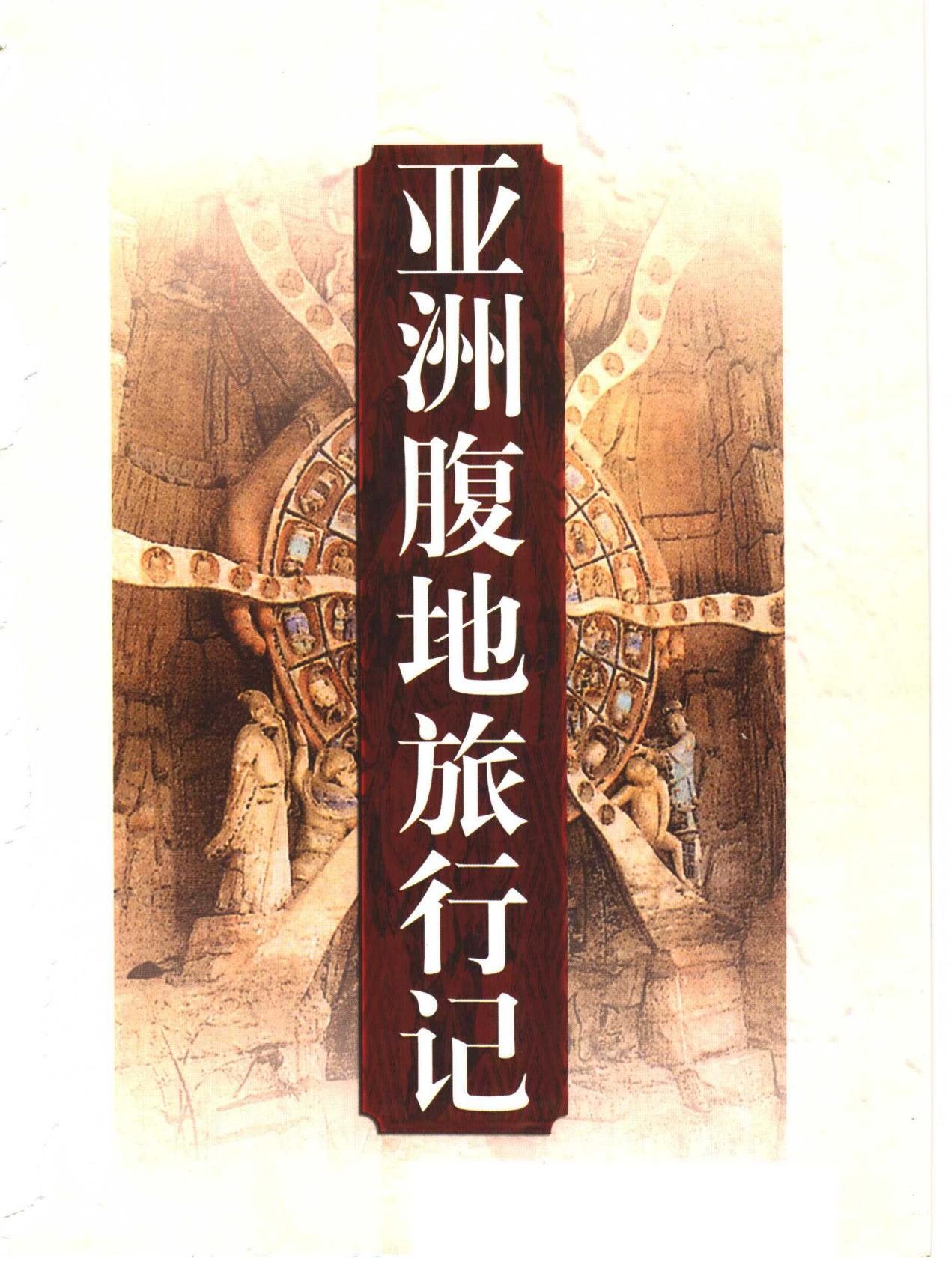
最有名的探险

■ 跨越时空的图片
再现往日的探险之旅
驼铃、海洋、庙宇、宝库……
在生动视觉与经典文字中复活

在世界历史重大、粗暴、黑暗的背景下的征与伐



远方出版社



亚洲腹地旅行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腹地旅行记·精美图文本 / (瑞典) 赫定 (Hedin,S.) 著; 大陆桥翻译社译.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3.2

ISBN 7-80595-841-6

I . 亚… II . ①赫… ②大… III . 游记—西北地区—现代 IV . K92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9283 号

亚洲腹地旅行记

斯文·赫定 / 著

大陆桥翻译社 / 译

责任编辑: 陈莎莎

封面设计 子 健

版式设计 崔青松

出版 远方出版社

社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街 666 号

邮编 010010

发行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瑞宝天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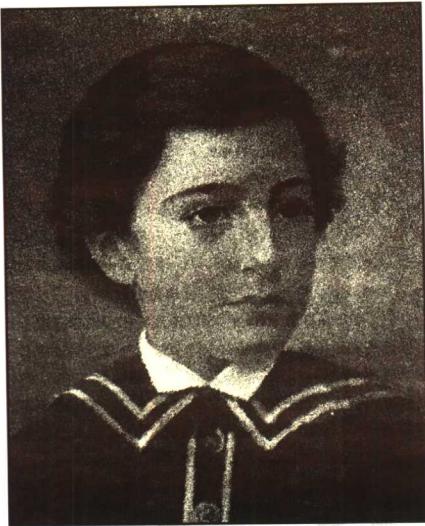
印张 10.2

字数 200 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841-6/I 322

定价: 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少年时代的斯文·赫定



20岁的斯文·赫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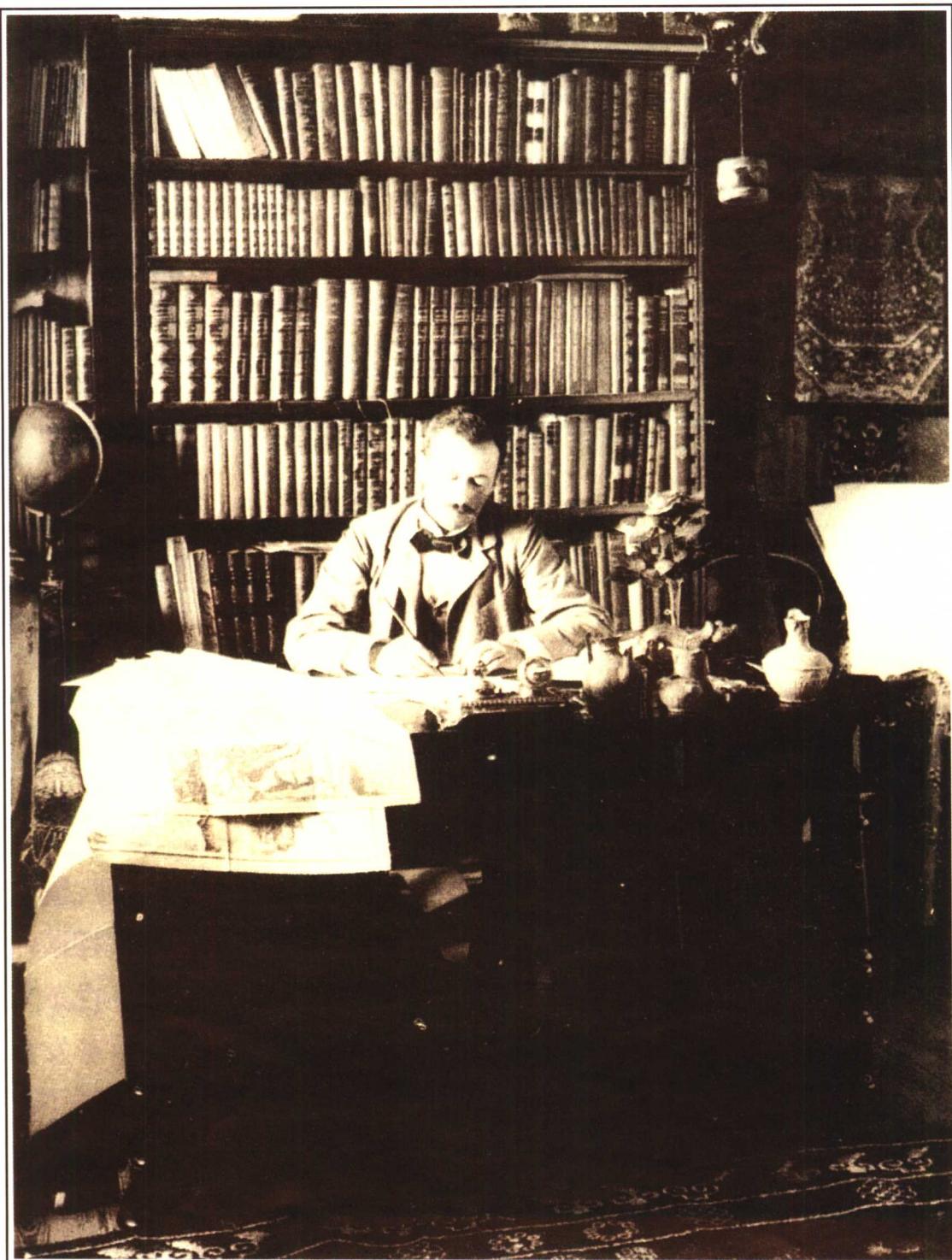
Ms reichte.. Der
Minister hat die
warme Bitte sehr ver-
ständnisvoll und ehr-
lich aufgenommen
und gab im nächsten
Geplauder der anderen
der Professoren gleich
eine Antwort ein
Gleich zu setzen und Be-
fall zu den beiden offiziellen
Reden im Rathaus zu
geben die wenigstens
im Olympeum Ph. Radt-
zusammen sein Magazin-
schrift nach Theorie und
in dem zu Jena zu den
gleichzeitigen zwei
speziellen Festsitz
seiner Bibliothek für
die Volksbildung sowie für
Kosmopolitische alle drei

Pünktchen kann ich sage-
scheide noch
Heute d. 2. Jahr hat
der Drachen mich schick
nich berichtet dass er
in Potsdam bei Minister
nach Bonn nach weiter
befragt hat folgendes
Sobald ist die Bibliothek
nicht sehr vorsichtig
verkauft. Solche
Professoren auch
müssen sie schon
mehr wert sein als
diese.

Nach Herrn Löffler
Grüße.
Ich kann es
gelernt

S. von Hertig

斯文·赫定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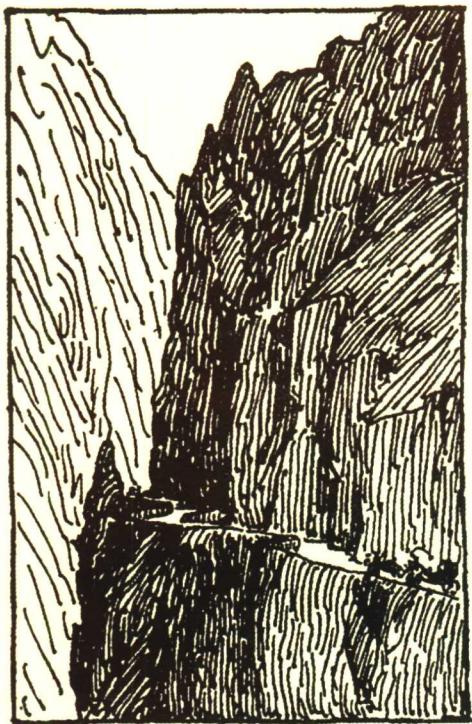
斯文·赫定在写作

赫定晚年在柏林奥运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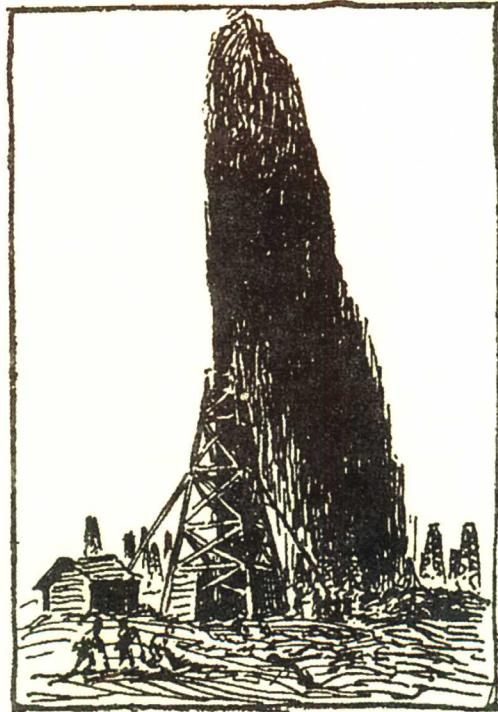


赫定的书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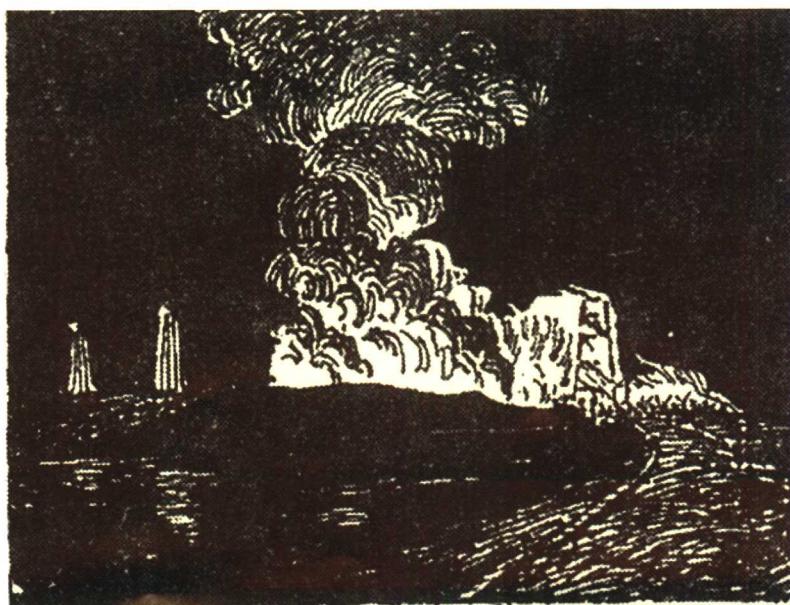




穿过高加索山的军用大道



巴拉哈尼的油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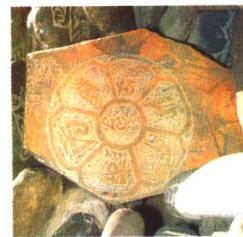
燃烧的原油池



目 录

- 第一章：向亚洲出发 / 1
第二章：越过厄耳布尔士山脉 / 4
第三章：在亚洲腹地的边缘 / 9
第四章：喀什噶尔·圣徒的墓 / 14
第五章：生死塔克拉玛干 / 17
第六章：和阗：沙漠中的古城 / 23
第七章：初到西藏 / 29
第八章：野牦牛·六字真言 / 32
第九章：到北京去 / 39
第十章：楼兰：梦回从前 / 43
第十一章：我是一个香客 / 47
第十二章：在印度的碰壁 / 53
第十三章：冒死穿过藏北 / 59
第十四章：班禅喇嘛要见我 / 64
第十五章：泛舟圣河 / 68
第十六章：和班禅一起过年 / 70
第十七章：札什伦布·解尸人 / 75
第十八章：黑屋里的僧徒 / 82
第十九章：雅鲁藏布·冈仁波齐 / 85
第二十章：圣湖与魔湖 / 89
第二十一章：在藏北凄凉的冬天 / 92

- 第二十二章：再来北京 /97
第二十三章：受命为“铁道部顾问” /100
第二十四章：在圣城遇见大喜喇嘛 /104
第二十五章：向戈壁滩进发 /108
第二十六章：额济纳河·黑水城 /111
第二十七章：黑喇嘛庙的传说 /118
第二十八章：黑色戈壁 /121
第二十九章：从哈密到吐鲁番 /125
第三十章：库尔勒历险记 /129
第三十一章：土尔扈特蒙古王爷 /135
第三十二章：初到乌鲁木齐 /138
第三十三章：中国式婚礼 /142
第三十四章：幽禁 /144
第三十五章：别了，乌鲁木齐 /148
第三十六章：从哈密到安西 /152
第三十七章：古丝绸之路 /156
第三十八章：奔向嘉峪关 /162
第三十九章：肃州：西出阳关 /168
第四十章：甘州：恐怖的记忆 /173
第四十一章：凉州纪行 /178
第四十二章：兰州·魁星阁 /185
第四十三章：西安：丝路上的最后时日 /189
第四十四章：惜别中国 /193





帆船时代

从事北极探险的船只由于缺乏破冰能力，往往在极地航行中被冰所困。这常常使勇敢的探险者处于危险而无奈的状态之中。



美国探险家皮尔里

一个世纪以前，英国政府决定拨款奖励第一个到达北极的探险家。1909年4月6日美国探险家皮尔里经过七年的努力终于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的人。

第一章 向亚洲出发

真是很难想像我在幼年时志向就很明确了，我一直引以为傲。我崇拜像飞尼科拍、朱里斯味纶、立温斯敦、史坦利、佛兰克林、派厄和诺登瑟德那一班人，还有那些北极探险的殉难者。当诺登瑟德穿过斯匹次北尔根新地岛及叶尼塞河口，完成东北航程，重新回到我的故乡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我刚好 15 岁。

诺登瑟德凯旋的盛况我依然记忆犹新，我和家人站在南岸高处，远近的景象尽收眼底，城中的欢呼声刺激了我飞动的心。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一生的事业从此决定了。我对自己说：“将来有一天我也会这样回来的。”

1885年春天，我即将离开学校的时候，校长问我愿不愿意到里海沿岸的巴库^[注1]去为一个总工程师的孩子做家教。我没多想就答应了。我本来一心想着去北极探险，可这样的机会不知要等到何时，现在有到亚洲游历的机会，我自然也不会错过的。这样的决定使我一生的光阴都献给了世界最大的陆地了。



北冰洋探险

19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呼唤所有具有冒险潜质的探险家，征服极地、征服非洲、征服地球的每个空的点已成为当时最具生命意义的宣示和行动，对未知世界怀着执着热情的斯文·赫定选择了中亚。

[注 1] 高加索地区，现为阿塞拜疆首都。



亚洲腹地旅行记

从卫星上看里海（右图）

斯文·赫定向往东方，而里海则是他亚洲腹地旅行的第一站。里海整个海域狭长，面积约386400平方公里，比北美五大淡水湖加在一起还要大出一倍多，为世界最大的内陆湖。这是从太空中拍到的里海的图片。



波斯人造型

[注 2] 里海位于辽阔平坦的中亚西部和欧洲东南端。一万多年前，里海曾与黑海、地中海相连，海水彼此沟通。后经地壳运动，地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高加索山和厄尔布尔士山的崛起，把里海与海洋分离开来，形成内陆湖。

[注 3] 第比利斯是“温暖”的意思，这里的风光秀丽，温泉很多。当地人以这儿的风景优美而自豪。在第比利斯流传这样的说法：上帝在给各个民族划分土地的时候，贪杯的格鲁吉亚人醉在睡梦中。醒来时，上帝已将土地分完。格鲁吉亚人于是请上帝重新考虑。上帝问：你们到底为谁喝得大醉，连土地也不要了？格鲁吉亚人回答说：为了上帝您啊。上帝一听非常高兴，于是就把自己的后花园划出一块，这就是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现为格鲁吉亚首都。



亚洲——这神奇的土地。还没动身，我的脑海里已经听到了里海^[注 2]汹涌的波涛，沙漠上悠悠的驼铃声。

心揣着家人不安的祝福，我和我的学生以及他的母亲和幼弟，从斯德哥尔摩乘船，渡过巴尔的海和芬兰湾，到了克琅斯塔德。数小时后，我们在圣彼得堡的尼瓦魁登陆。接着取道莫斯科向高加索进发。

高加索的名城第比利斯^[注 3]五光十色，哥拉河岸的山坡上的建筑就像一个半圆的戏台，街道上车辆如织，骆驼、驴马款款而行。热闹的街肆游人漫过，我想像他们是俄国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波斯人、吉普赛人和犹太人。

从第比利斯经过乌机利，就快到里海了。这时一阵紧似一阵的狂风将地面上大片的尘土卷起，我的眼前一片朦胧，呼吸也格外困难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大风其实是提醒人们有“大风城”之誉的巴库到了。

巴库在亚毕什伦半岛的南岸，著名的诺贝尔氏和其他煤油大

王的炼油厂所在的黑城就在巴库的东边。我在油城住了7天。最让我感到开心的就是骑着马到乡间去写生，或者去巴库的“黑市场”游玩，那金匠打首饰、铁匠打刀子的场面使我兴趣盎然，那些穿破衣的僧人和着深蓝色长袍的王子让我感到有趣极了。

我是在巴拉干尼过冬的时候，一个叫倍克卡诺夫的鞑靼贵族教会了我的鞑靼话和波斯话。当我能流利地运用这两种语言时，我的任教期限也满了。次年4月，我决定用赚得的300卢布向南进发，经过波斯再到海滨，倍克卡诺夫也一同前往。

和乡人道了别，我们上了一艘俄国汽船，经过30个小时的航程和辗转，我们来到了一个商业中心——勒土特。传说勒土特四外的森林中常有印度孟加拉种的老虎出没。在这里的潮湿的草地中，还有一种瘴气使人生热病，并可爆发可怕的瘟疫。有一次城中有6000人死于这种病，那未及掩埋的尸体堆满了清真寺的大院。我看到这些寺院有矮的尖塔和红色的石板的屋顶，异常壮观。

从科顿再向前行，道路向山脉斜倾。在门德吉尔，我们走过了一个年代久远的八孔石桥，山上覆盖着雪，但绕过厄耳布尔士山最高的山峰，到了山的南坡，就不见雪了。走过了草原便到喀斯平。

喀斯平在厄耳布尔士山南面的平原上。据说回教最大的教主哈纶·阿刺纲德曾将喀斯平修饰得很华丽。波斯王坦马士第一世在1548年将它建为自己的京城，称作达里萨尔坦内特和皇座。40年后，波斯王阿拔斯将京城迁到伊斯法罕，喀斯平的光荣随时代的流逝而化为记忆。但有一个预言家曾经说过：“你们应当尊重喀斯平，因为它是在天堂的门口。”

从喀城到波斯的京城德黑兰共有90里，分为6站。旅行的人须坐俄国式四轮马车，路上共换5次马匹。

我认识一个瑞典医生海本涅特，他有着与波斯的贵族一样的品级，带着“汗”或王子的称呼。他从1873年起就给波斯皇帝当牙医。我在德黑兰他的家里度过了愉快的几天。有一天，我同海医生在街上走着，忽然看见一队传令官，穿着红衣，带着银盔，手里拿着长的银条，叫路上的行人让道；原来是“万王之王”来了。波斯皇帝身上披了一件黑色大衣，头上戴着镶着翡翠和宝石扣子的一顶黑帽，坐着灰色马车，用六匹黑色的壮马拉着，马背上披了华丽的银马衣，左边每匹马上有一个人骑着。皇帝的马车后面又跟着一队骑兵。在最后有一辆备用的空马车。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波斯国王那士勒登。他的眼睛黑黑的，鼻子弯弯的，样子不苟言笑，很有尊严。

车子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皇帝指着我问海本涅特医生：“那人是谁？”

海本涅特立刻回答道：“是一个来拜访我的同乡，陛下。”



进入亚洲的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选择中亚，其实并非偶然。中亚是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埃及文明唯一的交汇处，而恶劣的地理环境使外人难以进入，因此它才会成为一个吸引更富雄心的探险家的神秘的文明宝库。



鞑靼人

15世纪中叶，鞑靼建喀山汗国，居处伏尔加河、卡以河一带。20世纪初起，该族部分人迁入新疆。

在巴库，赫定过人的语言天赋使他在短时间内学会了鞑靼语等多种语言，为他日后游走中亚、新疆创造了有利条件。



厄耳布尔士山

厄尔布尔士山脉位于现在的伊朗境内，海拔2400—3000米，主峰达马万德山海拔5671米，是一座死火山，为伊朗最高峰。斯文·赫定穿过这座山才能进入亚洲腹地。

第二章 越过厄耳布尔士山脉

空气中开始弥漫着夏季来临前的燥热气息，我们向南的旅行变得刻不容缓。可倍克卡诺夫突然发起烧来，他只得回到巴库去。我得继续向前进。

一出德黑兰南门，无穷的旷野就在眼前。尽管旷野显得荒凉，但亚洲这种开阔的平原总是让我激动。

穿过茫茫草原，我们进入了波斯皇帝大阿拔斯的京城——伊斯法罕。我登上了帕萨加地城的旧迹，在一间高阶沿上的大理石的小屋内休息了一刻。这座有着2500年之久的屋子被波斯人称为“马得亦萨利门”或“所罗门的母亲”。而当我们骑马去游览一个更有名的上古时代的百泄波里古迹——从前阿基米泥君主的京城，波斯国里所有的存在的古迹要以此为最美丽宏大了。这个古迹是在一个差不多完全荒野的平原上，现在再也看不到一丝生息。纪元前331年，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得胜归来^[注1]，狂饮过后，将这些皇宫付之一炬，使之成了一片废墟。

在亚洲的经历的所有城市中，要算布什尔最为令人寒心。整个城里几乎看不到植物，房屋矮小，街道狭窄，夏天的气温竟达弗氏110度。于是当一艘英国汽船“亚西利亚”号停在布什尔外的海口，我毫不犹豫地上了船，来到了巴士拉，又到巴士拉搭上了去巴格达的船。

离巴格达渐渐近了。那荒凉的景色被浓雾笼罩着。我开始幻想着《天方夜谭》的故事。

巴格达由阿簿·雅法·阿希达拉·阿尔曼苏教主在762年建成，教主称它为“和平之地”。在他孙子哈纶阿刺细德——“正直的王”——的时代，这城最为兴盛。到了1258年，巴格达被一班由赫雷属领着的蒙古人抢掠焚烧过一次。但在1327年，伊本·白图泰^[注2]看了这城的伟大和壮丽，很为惊骇。等到1401年，那可怕的帖木儿到了巴格达，将城里所有的东西，除了教堂以外，大都抢掠一空，并用九千多人的头颅堆成一个尖塔。

此后，巴格达没有多少景物存在——不过一片小客栈、一个城门、左巴特的坟墓和那个高出所有房屋的苏克兰迦萨尔尖塔。巴城里的街道狭窄而好看。城里的房子都是两层，并有阳台和那预备夏天住的地窖。市场里那些大多数从印度运来的极美丽的地毯、花毡子、丝带子和绸缎使人看得眼睛都花了。我被挤入一群衣服华丽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中，并与他们融为一体。

[注1]公元前356年，亚历山大大帝出生在马其顿首府培拉。他的父亲腓力训练并改组了马其顿军队，征服了马其顿周边小国，正当他准备攻打波斯帝国时，却遭遇身亡。亚历山大20岁登上了王位，决心完成他父亲未竟的事业。在推罗围城期间，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派人送给亚历山大一封信，信中提出让出一半帝国给亚历山大以换取和平。亚历山大手下的一位将军帕米诺认为这项建议很合适。他说：“如果我是亚历山大，我会接受这项建议。”亚历山大回答说：“如果我是帕米诺，我也会接受这项建议的。”后来亚历山大率军南下，进攻印度。但他的士兵却因思乡心切，迫切要求他返回家乡。无奈之下，亚历山大将自己的军队分海陆两路返回波斯。在一年多后的巴比伦，亚历山大突然发起高烧，十天后去世。

[注2]中世纪旅行家，出生于摩洛哥的丹吉尔，曾于元顺帝至正年间到过中国；著有《异域奇游胜览》。

在巴格达，我去拜访一个英国商人希尔伯。我在他家住了3天，吃住得都很好。有时我到城里闲逛，有时到郊外游玩，也常到河里划船。但我不敢告诉他我身上只剩下150个克兰。我想我宁可到荒地里去当一个骡夫，也不愿在他们面前显出穷苦相。

有一次我看到隔壁大客店的院子里有几个人正在包扎货物，我问他们到哪里去，他们说去岐曼沙罕。我想跟他们一起去冒险旅行。可他们说若是我肯多给他们钱就可以。我答应了。

早晨两点时候，我们的骡子队伍出发了。到了狄爱拉河边的小城巴库巴，一队看守边境的兵丁围着我们：因为我的瑞典护照没有加印，不许我穿过土耳其和波斯交界的地方。后来我们一同去见地方长官，由我付了6个克兰的签字费，才算了事。

可此时我已经不想跟他们的旅行队一齐走了。因为我觉得在夜间去走180里路程到岐曼沙罕，什么风景都看不到，没有什么意思。可一个加尔底亚商人极力反对我独行，说路上要遇见强盗，会被他们杀死的。一个阿拉伯人提出除了旅费以外，还要我给他25个克兰一天，他才允许同我一道去。那样，我不必用几夜，只要4天便能到岐曼沙罕。

不久，我们进了岐曼沙罕城，骑着马经过那些嘈杂的市场。城里没有一个欧洲人。我坐在一段破坏的土墙上，看着行人。一群嘈杂的人围住了我，看我如同野兽一般。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和我一般穷的。我在世界上将作什么呢？过了数小时，天便昏黑了。我应当到哪里去过夜以免被豺狼吞食呢？

“我预料我须将我的马鞍和毡子卖掉。”我自己心中想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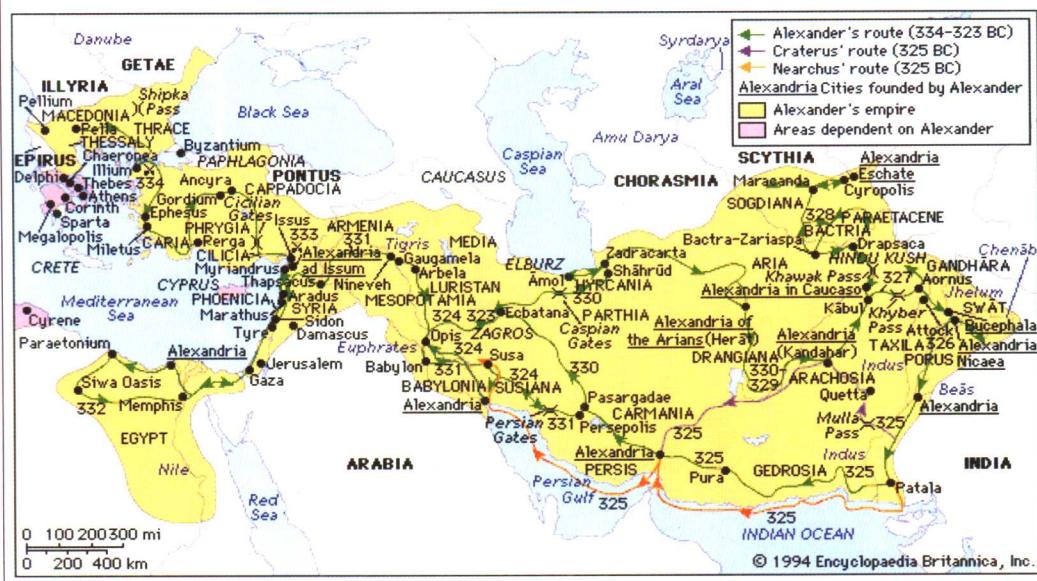
但我想起在布什尔和巴格达的时候曾听见一个阿拉伯富商的



亚历山大大帝头像

亚历山大帝国图（下图）

马其顿人在当时建立了世界上空间辽阔的大帝国。它的领土，从色雷斯、希腊一直延伸到波斯、印度、中亚细亚，此外还包括埃及、高加索等地区。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的东征使希腊人接触到了更为先进的波斯文明和中亚文化。





[注3]耶路撒冷城是一座世界文化名城，也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它分东、西两部分，东部是老城，面积不大，四周是古老的城墙。墙有八门，以其所对的地方命名，如通往大马士革的叫大马士革门，通往雅法的叫雅法门，通往锡安山的叫锡安门等等。

[注4]阿拉丁是一个天真、顽皮并不勤劳的孩子。有一次，一个外国的魔术师来到阿拉丁的家乡。魔术师知道在这里的地下有一个宝库，里面有许多珍宝，其中最重要的珍宝是一盏神灯。魔术师可以用魔法打开地下宝库的门。但是，魔术师自己不能进去，要让阿拉丁为他取宝。魔术师用魔法打开了门，阿拉丁走进地下宝库，发现里面满是宝物。树上有黄金、白银还有钻石。但是阿拉丁只拿了最珍贵的宝物——一盏旧的油灯。这就是所谓“阿拉丁神灯”，有了这盏灯，他就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他只需要擦一下神灯，就会出现一个魔鬼。他想要什么，只要和这个魔鬼说一声就行。谁是神灯的主人，魔鬼就为谁服务。

亚历山大灯塔（下图）

亚历山大的帝国在他死后很快就崩溃了。他的遗孀在他死后四个月所生的王子，名为亚历山大四世。孤儿寡母无力控制局面，最终帝国被瓜分。而屹立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这座雄伟的灯塔还能使人找到那逝去的辉煌。

亚历山大灯塔由希腊建筑师索斯查图斯设计，它以400英尺的高度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然而14世纪的大地震彻底摧毁了它。

名字，他叫亚加·穆罕默德·哈森。他的骡马队走遍亚洲西部各处——从赫拉特到耶路撒冷^[注3]，从撒马尔罕到麦加。并且他又是英国在波斯西部的代表，想必他可以帮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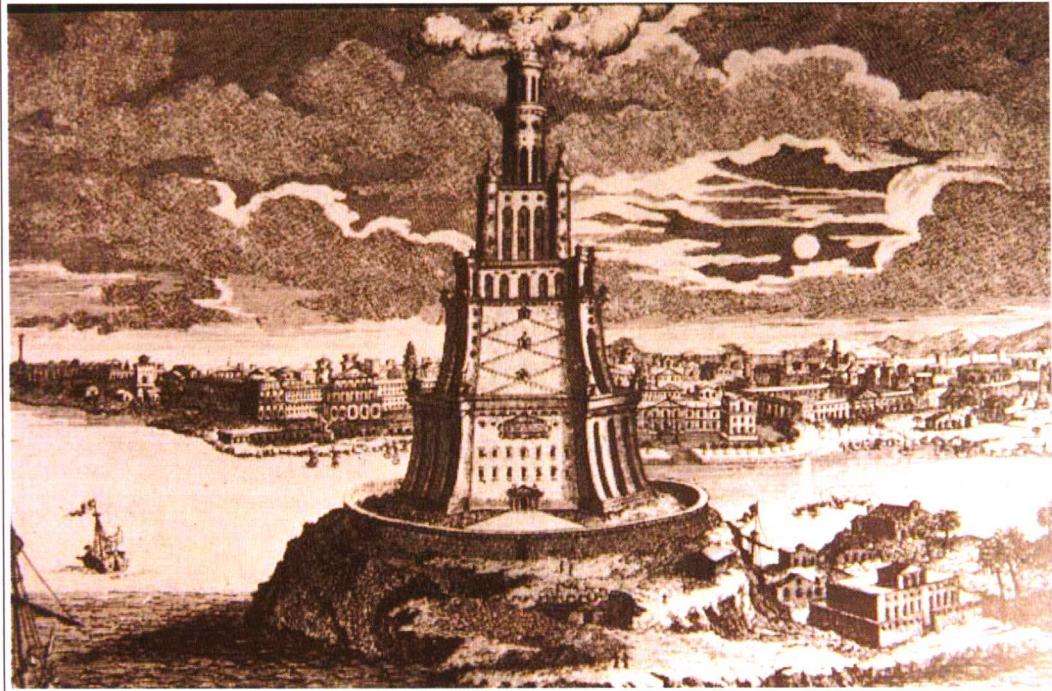
一个容貌和善的人带我见了亚加·穆罕默德·哈森。

亚加·穆罕默德·哈森问我是否由从前忒默巴士当王的地方来的。我回答是。他听了这话好似很开心。

“你必须在这里住六个月作我的宾客。我所有的完全是你的。你只要吩咐就是了。请你原谅我，我必须办我的公事；但那个人是将来你的仆人，他会带你到我花园里的一所房子里去，在那里我希望你诸事不要客气。”

我便立刻同卡狄克爱分狄和米扎米萨克到了近处的一所波斯式的房子，里面的屋子都很精致——有美丽的地毯，黑色的睡榻，和灿烂透明的玻璃灯。我吐了一口气，并且差不多要去拥抱那两个归我吩咐的仆人。半小时以前，我是站在街上灰土中的一个穷汉，四围都是衣服褴褛的人；现在“阿拉丁”的神灯^[注4]在我面前亮亮地燃着，靠着时运的魔力，我便成了一个《天方夜谭》的王子。

我们谈话的时候，有几个仆人一声不响地走进房里，在地上铺了一块布，将夜饭摆好——有穿串的小片烤羊肉，几个碗盛满着小鸡，米饭，干酪，面包，糖枣汁，末后有土耳其咖啡，还有波斯水烟——我便尽量大吃。





波斯骑兵（上图）

波斯人崇拜火和土地，波斯历代的国王都率骑兵远征，将国土从地中海一直扩展到印度洋，甚至更远。

第二天一早，我便同着米扎米萨克和一个马夫到塔克普士敦——萨萨尼朝皇帝的陵墓那里去。我看见小石山刻着各种凸出的人像——约从380年以后不少皇帝在马上的像，及卡斯牢二世拘佛兹（590~628年）穿着灰盔甲、手中拿了长枪、骑在他的活泼的战马沙布德兹上的像，还有皇帝骑着象追熊，骑着马追羚羊，坐在船上打海鸟等等。

我每天都得到很周到的安排，但是我依然囊中羞涩。所以后来大胆地和卡狄克爱分狄说，我的旅行已经超过预算之外，现在连



耶路撒冷（上图）

圣城耶路撒冷五千年来被各方群雄征服过37次，曾8次毁于战火，但每次都在废墟上再生。《圣经》中这样描绘耶路撒冷：“世界若有十分美，九分在耶路撒冷。”

四分之一的便士都不剩了。他听了这话甚为惊讶。他说：“你无论需用多少钱都可以向我要。”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却的。

我离开了歧曼沙罕，但从歧曼沙罕到德黑兰的路程差不多有三百里远。临行前，米扎米萨克交给我一皮袋的克兰（这钱日后已经照数还他）。我立刻将钱放在马鞍里，同阿利·亚格伯和三个骑兵在黑夜出发。

这路实在是困难！到了德黑兰，我们全都已经55个小时未曾合过眼，每人跑乏了9匹马。

等休息足了，我们再经过厄尔

布士山脉里海边的巴尔佛鲁什，然后乘船沿忒科曼海岸到克利斯诺服斯克，再到巴库，从那里坐火车经过第比利斯到黑海的巴统，再坐船到君士坦丁堡。在亚得里雅那堡，我因为画图本子被拘留了起来。我于8月24日到达索菲亚。

